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六十六至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任衡萱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六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啓一

散體

劉勰曰啓者開也開陳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陳之也分古體今體二種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唐 韓愈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

為報答効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墻為故吏為形迹嫌疑改前所為以自踈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

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

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黜黜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上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　柳宗元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

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享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邇去遼濶千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奥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雖或寘力於文章勤勤懇懇於歳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閫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逡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閤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晞雲霄何縣而

能哉遂用收視内顧頫首絶望甘以没没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倦乎且閣下知其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過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已者已故曰古之知已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辭之舉會閣

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閤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於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繇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繇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

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脩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為獨不然繇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

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盖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不可以言乎

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切冐大遇猥累髙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荀𤝎如寳出已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柳宗元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

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蹈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為見忌嫉者横致脣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几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

所歸也嗚呼巧言雖明下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某啓某初不好文章徒以仕無他技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芻蕪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間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踴慙

忝無地其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餘年矣間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可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朦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為律體卑痺格力不揚茍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傚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自

謂為元和詩體其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
為詩就中受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
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
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相酬盖欲以難相挑耳江湘
間為詩者復相倣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復首
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謂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
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某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自
明聞相公記憶累旬已來實懼糞土之墻庇以大廈便

不復摧壞實為版築者之誤輒故撰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為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搆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欒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邅廻不為無用矣詞旨瑣劣冐瀆尊嚴俯伏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薦王寧啓杜牧

前渭南縣令王寧前件官實有吏才稱於衆口年少強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既藴智能無頭角誇誕三

也廉直可保四也處於驕將内臣之間必能和同五也今者邉將生事雜虜起戎不憂兵甲唯在饋運其過承恩奬敢辱薦才伏惟取舍之間特賜恕察謹啓

上知已文章啓　杜牧

某啓某少小好為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為視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詠歌紀叙之故作燕將録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來始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為天子諸侯故作原十

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巢由伊吕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歴大起宫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宫賦有廬終南山下常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盡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自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納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歸其間及齒髪甚壯冀有

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為拜謁之先或希一奬今者所獻但有輕瀆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少假誅責生死幸甚謹啟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　杜牧

某啟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閒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

以邉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冦猶須徴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校於突厥絶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漠南為羈旅之魂食草莱之實白髪驪辟之騎凋耗已無湩酪皮毳之資饑寒皆盡寄命穠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彼之計不出二者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薦草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徴中國之兵

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瘃墜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寛已久故夏則散

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擣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

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警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回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可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戳寇於掌股之中軌轀懸瓶湯沃晛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消解戍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其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

迴鶻伏以黠戞起於别種超爲可汗必是英傑天啓必
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勍敵況示之
以弱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
穀豐熟可以瘞玄玉於常山子遺人於河隴顧兹疲虜
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
兵形盡見按瓆而邉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
武帝之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輙報罷去未嘗罪之故
能覊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

之士無不顧死伏惟特寛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上宰相求湖州啓　杜牧

某啓人有愛某者言於某曰吏部員外郎例不為郡子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堅懇至于再三答曰某雖不學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全無此例國史復無賢相名卿懸之以為格言此乃急於進趨之徒自為其説若以例言貞元初故相國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為滁州

近者澶王傳李凝為塩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人曰盧事太遠李為擢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在書取為今證遠自三代兩漢近至隋氏國初尚可援引況前十五年名相故事反不足為例乎況盧公邁止以骨肉寒饑來守滁陽非如某以親弟廢痼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某有二與盧公所切復為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塩鐵留後求利小臣校量輕重與刺史相懸

求利小臣乃可吏部員外郎為之十萬户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為其刺史即是本末重輕顛倒乖戾莫過於此其弟顗世冑子孫二十一舉進士及第嘗為上裴相公書遒壯温潤詞理傑逸賈生司馬遷能為之非班固劉向輩亹亹之詞流於後輩人皆藏之朱崖李太尉廹以世舊取為浙西團練使廵官李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顗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於倉惶中言於覲吏曹居實曰如杜廵官愛我之言若門下

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頔客居淮南牛公欲辟為吏頔謝曰苟與為李膺御以此顯名今受命為幕府下執事御李膺矣然李公困謫遠地未願仕宦牛公歎美之聰明雋傑非常人也某自省事已來未聞有後進名士喪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頔比者今有一兒仰以為命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所傳聞亦未有也自古言喜莫若虢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言懇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

七夜哭聲不絕某今懇如包胥但未哭耳若蒙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不下虢太子詞語煩碎煩干尊重足及軒闥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悃之至謹啟

第二啟 杜牧

某啟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有屋三十間而已去元和末酬償息錢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饑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止有一豎戀戀憫歎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

若無所容庇歸死於延福私廟支拄欹壞而處之長兄以一驢游丐於親舊某與弟顗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念所記者凡三週歲遭遇知已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為御史分察東都顗為鎮海幕府吏至二年間顗病眼暗無所睹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欷南少尹姜沔喪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某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石生俱東下見病弟于揚州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

脂融流下葢塞瞳子名曰内障法以金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週歲脂當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憂其年秋末某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冬某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瞳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潯陽沂流不遠刺史之力復可以飽石生所欲令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畝田豈可同歸

遂如潯陽四年二月某於潯陽北渡赴官與弟顗决執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辜斯疾也豈遂痼乎既有石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施針俱不效五年冬某為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顗西歸顗固曰歸不可議俟兄慥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蘄某與顗同舟至蘄某其年七月即歸京師明年正月出守黄州在京省詰今虢州庾使君問庾眼狀庾云同州有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復有周師達者即

石之姑子所得當同周老石少其術深妙似石不及其常病内障愈于周手豈少老間工拙有異某至黄州以重幣卑詞致周至蘄周見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脉凡内瘴脂凝有赤脉綴之者針撥不能去赤脉赤脉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脉必有良藥某未之知是石生業淺不達此理妄加施針周不針而去時西川相國兄始鎮揚州弟兒謀曰揚州大郡為天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值有勢力可為久安之計冀有所遇其年秋

顗遂東下因家揚州與顗一相見别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往三十日而西臨岐與決曰此行也必祈大郡東來謀汝醫藥衣食庶幾如志近聞九疑山南有隱士綦毋弘者人言異人能愈異疾忠州酆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時仙人陰長生於此白日昇天今聞道士龔法義年踰八十精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累今世還以痼疾者奏章於上帝能為解之刺史之力二人或可致是以去歳閏十一月十四日輙獻長啟乞守錢唐

蓋以私懇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矣但能識其聲音不復知其髮已半白顏貌衰改是其今生可以見顗而顗不能復見其矣此天也無可柰何其能見顗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懸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弟終無相見期況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困日無所覲復困於衣食即海内言窮困人無如顗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廹上干尊重伏料仁者必為憫惻然其

早衰多病今春耳聾積四十日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年七八十人將謝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候葢人生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八十而衰脆弱者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亦與草木中蒲柳松栢同也某今生四十八年矣自今年來非惟耳聾牙落兼以意氣錯寞在羣衆歡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壠悵望寂默不能自解此無他也氣衰而志散真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來見

親舊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況某早衰敢望至六七十而後死乎顧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伏惟仁憫念病弟望某東來之心察某欲見病弟之志一加哀憐特遂血懇披剔肝膽重此告訴當盛暑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啓干丞相治其辠可也伏紙流涕俯俟嚴命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啓

上梅龍圖啓　宋　蘇軾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於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耶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

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輙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骾大臣朝之元老憂恤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校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

知使士大夫皆得寛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倉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為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六十六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六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啓二 以下律體

答趙王啓 北周庾信

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地澠池置陣鮮鄧禹之園函谷開關削王元之印蜂旗朝上刁斗夜鳴彌雄壯士之心足起横行之志況復才人出娉還得賢夫塞外有夫人

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都尉青旗即時春色將軍大樹已復花開雲氣浮壘流星汎枕細舞長歌横簫直笛當乎此時青雲之上信不學無術本分泥沉忽逢天造拔揚仄陋今者遂總憲司預聞刋咼獻歳刑書既應懸法上春木鐸方湏徇人但年髪已秋性靈久竭嘉石肺石無以測量舌端筆端惟知縶擁乖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未盡霜露沾衣仰願珍冝以為身寶謹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庾信

某啓鄭虔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涌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嵓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琉璃彤管鵾顧鸞迴婉轉綠沉猿驚雁落下風傾首以日為年揵為舍人實有誠願碧鷄主簿亡由遂心寂寞荆扉跡蕪蘭徑駸駕來梁未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枉道

謝趙王賚馬并繖啟　庾信

某啟奉敎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紬繖一張上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木流光偏蒙私照廻玆翠蓋事重劉基之恩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北部丹帷便須高捲西河竹馬即已郊迎在命之輕鴻毛浮于弱水知恩之重鼇背負于靈山況復驚鴻別水但見徘徊黃鶴去關唯知反顧棲戀之心事同於此

謝趙王賚犀帶等啟　庾信

其啓奉教垂賚犀裝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楨趙王國租偏資裴楷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揷通犀似獵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愜南宫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唯見其榮鼇載三山深知其重昔洗義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燓行埋直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似識恩雞未曉而開關容能報主謹啟

謝賚米啓　庾信

某啓奉敎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穟既集西周黃雀隨車還飛東市漬而為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即有山川之勢某陋巷簞瓢櫛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掘蟄鷰於寒山仰賚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荊臺而炊玉東方朔之捧米既息長饑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謝賚乾魚啓 庾信

某啓蒙賚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光疑朱鼈文鰩夜觸翼

似青鸞況復洞庭鮮鮒温湖美鯽波瀾成雨鱗甲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饑也唯資藜藿之餘慈賚渥恩膏腴流竄不勞獅子之亭即勝雷池之長鶼鶿河伯獨不愛人足矣任公終年垂釣謹啓

謝滕王集序啓庾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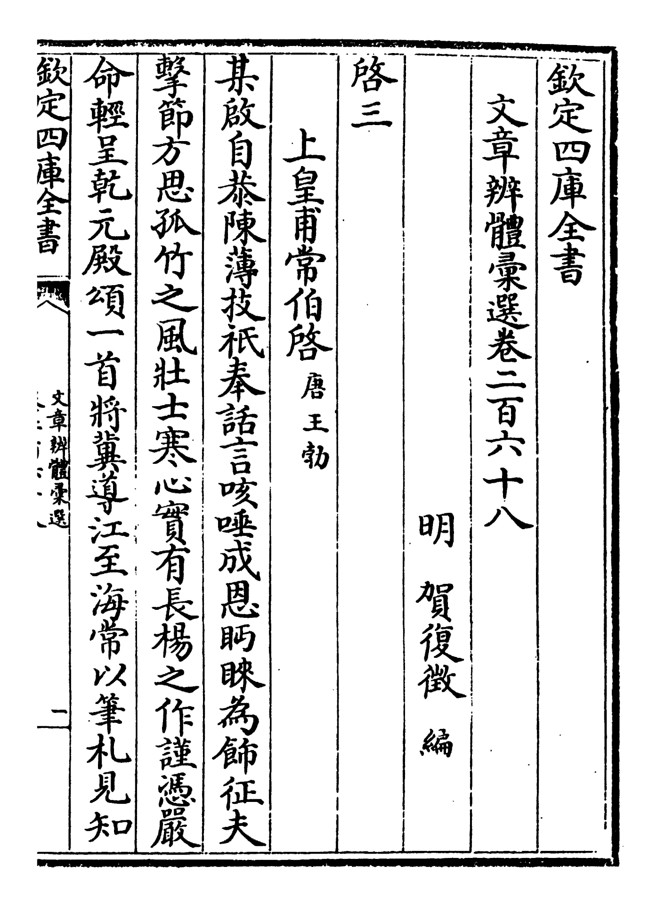
某啓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縣映如傳闕里之書青鳥遥飛似送層城之璧若夫甘泉宫裏玉樹一叢玄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即是

能平八風愈唱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顔淵闕西孔子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彩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宫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泛酒鸚鵡承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況復行雲逐雨廻雪隨風湖陽之尉既成爲喜之因舂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某本乏才用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硎江陵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比年痾恙彌留光

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亡秋氣之悲實有途窮之恨是以精采瞀亂頗同宋玉言辭蹇吃更甚揚雄一吟一咏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之餘又已襍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録始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從横小人迷惑荆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迴顧朽材變於雕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

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亡
踰此澤之深華岳五千仭終愧斯恩之重即日金門細
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旹納豫
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酈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可
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薛侯而
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鳳足數行書此謝辭終
知不盡謹啓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六十七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六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啓三

上皇甫常伯啓　唐王勃

某啟自恭陳薄技祇奉話言咳唾成恩眄睞為飾征夫擊節方思孤竹之風壯士寒心實有長楊之作謹憑嚴命輕呈乾元殿頌一首將冀導江至海常以筆札見知

南館西園遂與簪纓爲伍德雖無盡攀驥尾而方搖生也有涯比鴻毛而非重謹啓

上武侍極啓王勃

某啓某聞玄螭掩耀光銷赤堇之芒白鶴催輝影滅青胡之寶由是紫氛霄耿指牛漢而忘歸丹水神迷道驪泉而罔悔其有龍文已遠輕圖剸兕之功魚目濫持自擬靈蛇之色循榮覽分朝聞夕可君侯締華椒閤席寵芝扃綵貂冕於金軒藻龜章於玉署月開鸞鏡懷精鑑

以分形霜湛虬鐘藴希聲而待物呑九溟於筆海若控牛涔抗五岳於詞峯如臨蟻垤馳魂霧谷佇逢紫岫之英驛思霞丘佇接青田之響碁北巖曲藝東皋下節攀翰苑而思齊儀文風而立至迹疲千里未陪丹轂之遊葉契三英尚隔黄衣之夢謹憑洪貸輙録舊文輕敢上呈列之如右涓波有託望日谷以馳誠鐘鼔無施伏雷門而假息謹啓

其二

某啓某昨不緣媒紹輕承盼飾祇寵相驚俯仰無地何則循方極弊尚虧風雨之間撫翼濡鱗猶失江湖之上況乎九天鵬術一代龍門榮枯升致山川在目而可以追騰白日忘言於咫尺之書干突青雲投跡於尋常之境徒以北林增秀弱翰知歸東壑流謙纖鰭未已神交道合君侯昭片善之榮千載一時下走得長鳴之所是用謬憑高奬曲撰蕪音游海無際過雷自讋雖黃金激憤指秦路而方窮蒼璧懇恩伏焦原而未遠謹啓

和學士閨情詩啓　駱賓王

某啓學士袁慶奉宣教旨垂示閨情詩并序跪發珠韜伏膺玉札類秦西之鏡照徹心靈同指南之車導引迷誤切惟詩之興作兆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言志緣情二京斯甚含毫瀝思魏晉彌繁布在縑簡差可商略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詞人王劉為稱首洛陽才子潘

左為先覺若乃子建之牢籠羣彥士衡之藉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鏡爰逮江左謳謡不輟非有神骨仙材專事玄風道意顔謝特挺風之典麗自兹以降聲律稍精其間沿改莫能正本天縱明睿卓爾不羣聽新聲鄙師涓之作聞古樂笑文侯之睡以封魯之才追自衛之迹弘兹雅奏抑彼淫哇澄五際之源救四始之獘固可以用之邦國厚此人倫俯屈高調聊同下里思入態巧侯調懃其曼聲文隨手變延年愧其新曲走以

不敏謬蒙提及謹申奉和輕以上呈未近詠歌伏深悚恧謹啓

上司列太常伯啓 駱賓王

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陽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己故彫其璞嶧山有半死之桐賞其聲柯亭無永枯之竹伏惟明太伯公儀天聳搆横九霄而拓基浸地開源控四紀而疏泒自赤文薦祉曲阜分帝子之靈紫氣浮仙函谷誘真人之

秀本支百代君子萬年道叶神交黄石授帝師之畧德由天縱白雲降王輔之精峰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碧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之巗辨練光於曳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牛垂秋實於談叢絢春花於詞苑辨河飛箭激流翻白馬之津文江散珠圓波漱驪龍之穴是用德茂麟趾削桐葉以分珪道煥鵷池映桃花而曳綬既而揆留皇鑒忠簡帝心奉職春宫爍離光于青殿代工天府明台耀於紫宸綜理玄風燮調元氣含

輝禮樂皎愛日以流光毓彩文章映德星而開照若乃
識度弘遠器宇疏通明允篤誠盛業隆于厚土惠和忠
肅玄功格于上天則伊陟謝其緝熙巫咸慚其保乂舉
才應器與士無私水鏡澄花炫金波于靈府冰壺徹鑒
朗玉燭於神機則鄧攸莫際其淵盧毓罕窺其術故使
妍媸各安其分輕重不失其權五教克敷百揆時叙折
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加以
分庭讓士虛席禮賢片善經心揖仲宣於蔡席一言合

道接然明於鄭階其蓬廬布衣桑樞韋帶自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不期聞達上則執鞭為士王庭希干禄之榮次則奉檄入官私室庶代耕之禄然而忠不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善藏進殊巧宦搏羊角而高翥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焉難託實欲投竿垂餌晦迹於渭濵抱甕灌園絶心機於漢渚幸屬乾坤浩大與觀烏兎光華嵩山動萬歲之聲徳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為光宅似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恥作歸

田之賦於是竭來兗牖利見金門指帝鄉以望雲赴長安而就日美芹之願徒有獻於至尊蟠木之姿誰為容於左右明公決幾成務論道經邦一顧之隆騁足逾於仙鹿片言之事魚目軼於靈虵庇望顧兎離箕動薰風於舜海從龍潤楚霈甘澤於堯雲則鱠餘之魚希振鱗於吳水膳後之豕翻化龜於魯津拜伏堦墀增其冰谷謹啓

上兗州刺史啓　駱賓王

側聞未遇孫陽鹽車無絶塵之跡時逢和氏荆山有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玄壁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况於含識者矣伏惟明使君公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姿岳立表秀干雲霞煥霜飛瑶貞鏡鑒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盖而撫百城建隼旟而臨千里坐棠敷惠恩纒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警晨烏外勗九農内弘五教道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寛誤示蒲鞭之耻發言惟信

結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盖珠還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聰穆薰風以扇物飛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雨春濡飾羔旌而禮君子於是仁風革俗吏不忍欺美譽鬱于三齊芳猷勝於萬古若乃清規遠鏡皎月色於靈臺玄鑒虛凝穆松風於智府研機十篋探賾九流縟綺蔓於詞林綷仙花於筆苑文江鼖浪織玉激以韜霞學海驚瀾綴珠連於濯錦加以懸榻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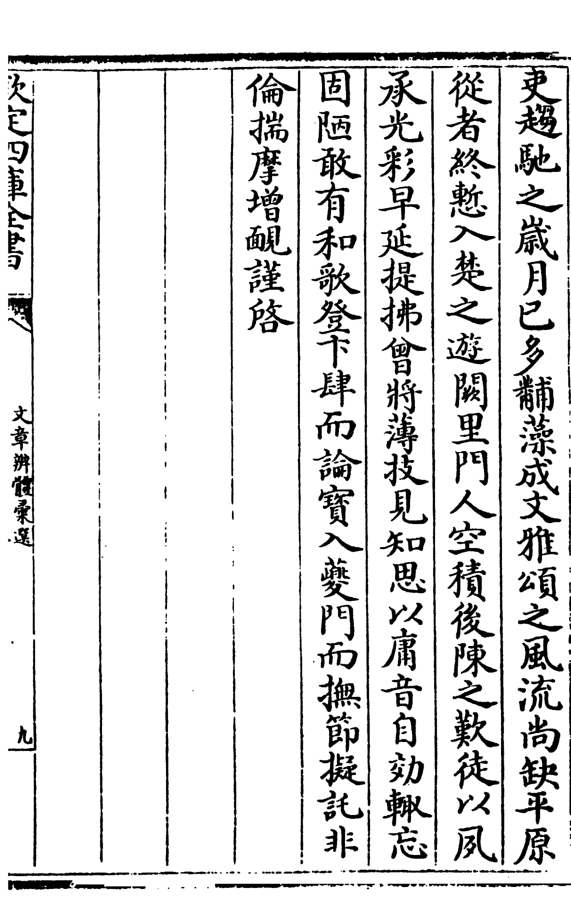
擁篲禮賢汲引志疲奬提不倦懐經味道之客望範園
以駭奔蕪流包畧之夫窺義園而遐集求小善於毫芥
顧正禮於二龍振幽滯於泥沙許公明於一驥甚淹中
故俗休列朴厚之清規稷下遺珉祇陶禮義之餘化頗
遊簡素少閲縑緗每蟋蟀淒吟映素雪於書帳莎鷄振
羽截翠蒲於翰池既而學異懐鉸才非夢鳥價乍齊於
南漢芳不重於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
魚之網将謎扣角之詞奮短翮於榆枋希高標之餘拂

躍纖鱗之涓滴望鴻澤之微霑所冀顧盼曲流翦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跛鼈致千里之行是以竊混吹於齊竽濫飛聲於郢唱抱山鷄而自恧顧遼豕以多慙輕觸威顔不遑流汗謹啓

上高長史述和詩啓李嶠

某啓近於錄事參軍杜延昌處伏見公秋月遥想洛城十韻之作曲中之妙傳乎郢客之聲天下之珍得自隋侯之掌鳳鳴六呂龍文九光駭屬奇觀相趨動色若乃

政理餘隙翶翔多暇臨八水之高秋企三河之上國衣冠濟濟入青瑣而步丹墀車馬諠諠下銅衢而赴金谷人物仙舟之會風塵俠窟之遊莫不屬想心目託情謳咏九迴靈府遥馳雨露之郊千里神畿近接風雲之思雕文將錦繡同美惠氣與芝蘭等馥用廹秦肆懸輕呂氏之金持入周京即貴洛陽之紙足使兩都賓主羞談翰墨二陸兄弟耻論詞賦死者可作賈生爲入室之徒来者難誣潘子得扶輪之地某學異通敏才非沉欝刀筆爲



吏趨馳之歲月已多黼藻成文雅頌之風流尚鈌平原從者終慙入楚之遊闕里門人空積後陳之歎徒以夙承光彩早延提拂曾將薄技見知思以庸音自効輙忘固陋敢有和歌登下肆而論寶入夔門而撫節擬託非倫揣摩增靦謹啓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六十八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六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啓四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唐 柳宗元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衙州刺史吕温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録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

性質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癈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顧操篲醫門掬溜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敝帚之辭致之烟霄分絶流盻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衮濫褒於赭衣龍門俯收於埳井滌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覿秋風换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據九天之逕瀟湘叅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

永淪魑魅之羣何以報恩惟當結草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中書李相公啓　劉禹錫

某啓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及發錮愍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恕元直之方寸思振淹之道廣錫類之仁遠聆一言如受華衮伏自不窺墻仞九年於兹高卑邈殊禮數懸絶雖身居廢地而心恃至公伏以相公久以訏謨參于宥密材既為時而出道以

得君而專令發于流水之源化行猶偃草之易習強抗者自納于軌物困杼柚者咸躋于仁壽六轡在手平衡居心運思于陶冶之間宣猷于魚水之際然能軫念癈物遠哀窮迍嗟哉小生有足悲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之強近之親為學苦心本求營養得皐由已翻乃貽憂捫躬自劾愧入肌骨禍起蜚語刑極淪胥心因病怯氣以愁耗近者否運將泰仁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烏鳥之志處夔龍之位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蟄言

出口吻澤濡褰區昔者行葦勿傷枯骼猶掩哀老以出
幣愍窮而開懷亡情異類尚或嬰慮顧惟汙士遂客曾
是相府故人言念材能誠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知恩
嗚呼以不駐之光陰抱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理為
永廢之窮人聋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孔悲
腸回淚盡言不宣意謹啓

賀裴相公破淮西啓元稹

某啓伏見當道節度使牒伏承相公生擒吳元濟歸斬

闕下功高振古事絶稱言億兆讙呼天下幸甚某聞舉世非之而心不惑者謂之明羣疑未亡而計先定者謂之智日者天棄淮蔡蓄爲汙豬五十年間三后垂顧眇爾元濟繼爲凶妖謂君命可逃以父死爲利聖上以垂謨廟筭方議剪除羣下守見習聞咸懷阻沮公英猷獨運卓立不回內排疑惑之詞外輯異同之旅三軍保任一意誅鋤投石之卵雖危拒輪之臂猶奮賴閣下忠誠憤激親自拊巡靈旗一臨餘沴電掃此所謂俟周公而

後淮夷服得元凱而後吳寇平凡在陶甄孰不忻幸况某早趨門館抃躍尤深僻守遐荒不獲隨例拜賀無任踴躍徘徊之至

謝所知賚集賢墨啓　温庭筠

竹山奇製上蔡輕烟色掩緇帷香含漆簡雖復三臺故物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恐於潛曠遠建業尫羸韋曜名方即求雞木傅玄佳致別染龜名恩加于蘭省郎官禮倫于松櫺介婦汲妻衞弟所未窺觀廣記

漢儀何嘗著列況又玄州上苑青瑣西垣讐字猶新疑籖尚整帳中女史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縹帙得於華近辱在庸虛豈知夜鶴頻驚殊慚志業秋蛇屢綰不稱精研唯憂瘝物虛投蠟盤空設晉陵雖讓正握銅兵王詔徒深惟磨正硯捧受榮佩不任下情

賀高相公除荊南啓　胡曾

伏以相公承家業峻開國勲高術妙六奇圖精八陣生民晈日聖主迅雷才成破趙之功旋告下齊之捷故得

威成破竹力虓抜山弛張乜德之中舒卷五車之内東周士庶咸居沸渇之中西蜀蒸民悉在舂臺之上盖由人事豈屬天時昔漢得韓信而興楚失陳平遂滅今者江騰海沸山動岳摇荆門告累卵之危淮楚陳剖胎之難赤眉卷地黄巾滔天公侯無匡合之好藩鎮乏縱擒之術若不預咨賢哲早託英雄則何異魚遊宋池鷰巢衛幕崑岡火發玉石俱焚歷陽水來智愚同陥雖思甞膽何補噬臍且擘斷華山宜假巨靈之力決平洪水湏

憑大禹之才是以上自一人下同百辟僉云非相公不能定荆楚非相公不能綰貨泉既無易於肩堯遂有成於命說伏計即離犀浦遽赴龍山銷唐堯旰食之憂解黎庶倒懸之急某家在湖水即出闗中遂假道于荆闗獲起居於梅㖞仰將軍之大樹敢託營巢窺丞相之巨川唯希在藻伏惟照鑒

上時相啓　李商隱

商隱啓暮春之初甘澤仍降既聞沾足又欲開晴實闗

爕和克致豐阜繁陰初合則傅説為霖媚景將開則趙衰呈日獲依恩賞定見昇平絶路左之喘牛用驚丙吉無厩中之惡馬以役任安偃仰興居惟有歌詠瞻仰闥閳不勝肺肝謹啓

為柳珪謝京兆公啓李商隠

某啓伏蒙榮示賜及前件衣服段及束絹等謹依處分捧授訖伏以大人自處通班彌修儉德田園惟恐蕪没子弟不免飢寒去春成名首秋歸覲雖才非張載未刋

劍閣之銘而志慕胡威敢問荆州之絹豈謂相公復以簡書名署匪筐加恩古者贖百里奚緫持五羖誚程不識猶惜一錢况某碌碌無奇庸庸自守敢邀厚幣來自雄藩品目難名珍纎可玩仰李膺之德尚未登門讀戴聖之書已驚潤屋下情無任戴荷悚懼之至謹啓

獻河東公啓　李商隱

商隱啓伏奉手筆猥賜奏署某少而孱懦長則艱屯有志為文無資就學雖雜賦八首或庶於馬遷而讀書五

車遠慙於惠子契濶湖嶺凄凉路歧罕遇心知多逢皮
相昔魯人以仲尼為佞淮陰以韓信為怯聖哲且猶如
此尋常安能免矣是以艮背却行求心自處羅含蘭菊
仲蔚蓬蒿見芳草則怨王孫之不歸撫髙松則歎大夫
之虛位不可終否屬於髙明伏惟尚書春日同和秋霜
共冽叔子則九代清德稚春則七葉素儒君子立言永
為周禮正人得位長作歲星今日初涉將壇始敷賔席
射江奥壤潼水名都俗擅繁華地多材雋指巴西則民

皆譙秀訪臨卭則客有相如舉纎繳以下𡨚鴻執定鏡而求西子唯所指命便為丹青若其者又安可炫露短材叨塵記室鹽車欵段徒逢伯樂而鳴土鼓迂踈恐致文侯之卧承命知忝撫懐自驚終無喻蜀之能但誓依劉之顧未獲謁謝下情無任感激攀戀之至謹啓

上河東公啓李商隠

商隠啓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覩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𠏉紉補其悼傷已來光陰未幾梧

桐半死才有述哀靈光猶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肩不暇
提攜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
之啓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漂泊所賴因依
德宇馳驟府庭方思効命旌旄不敢載懷鄉土錦茵象
榻石館金臺入則陪奉光塵出則揣摩鉛鈍兼之早歲
志在玄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
於南國妖姬叢臺妙伎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
況張懿仙本自無雙曾來獨立既從上將又託英僚汲

縣勒銘方依崔瑗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雲間墜月窺西家之宋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恳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恩優之理何以加焉干冐尊嚴伏用惶灼謹啓

又上河東公啓 李商隱

伏奉榮示伏蒙仁恩撰金字法華經記一首正冠薦笏跪捧伏讀聽儀鳳之簫管祇恐曲終對仙客之棊枰仍

憂路盡欣榮羡慕造次失常昨者爰託翠珉將龝貝葉
方資護念粗異標題換骨惟望於一九刹身止求於半
偈豈謂尚書載持夢筆仰拂文星入不二法門住第一
義諦儒童菩薩始作仲尼金粟如來方為摩詰鋪舒於
無上藻輝於至真而又以七喻之微較五常之典脗然
合契永矣同塗既令弟子言詩又與聲聞受記一佛出
世萬人所望不知孱微何以負荷便當刻之烏篆置彼
龍宫此則吹之以宋玉之風照之以謝莊之月彼則傳

之於赤髭踈主示之於白足禪師然後負篭趍門前芻入廐以鈐奴為勸友與車御為良朋兾必從公以謝嘉命過此而往不知所圖下情無任

為河東公謝相國京兆公啓李商隠

某啓伏奉榮示伏蒙辟署某第二子前鄉貢進士珪充攝劒南西川安撫廵官并賜公牒舉者某去月得楊侍御書題微傳風旨初如吉夢終謂戲談非不尋思莫得端緒今乃竟詢仲脊果降嘉招伸紙發緘悸魂流汗何

者朞頃居班列已奉陶甄口裹雖黄屢加彫煥胃中雲夢過沐涵濡掀之以順風煖之以愛日兹辰議報不在他門一昨叨裂土田謬分旗盖適當東道獲事西隣豈望信在言前榮流意外坤維接畛何酬上相之知坎卦成占遂報中男之喜且渠譽乖郄桂名媿謝蘭未學周南名南幾得一科一第縱解問絹不能負薪將何以與先生並行從大夫之後仰塵帷幄佇維簪纓況襟帶禺同咽喉巳濮求於安撫必也機謀深慮異時莫副虛佇

然竊尋史傳所載語父子之間雖石苞獨異石崇而山濤不知山簡亦豈敢保其孱陋遽遣退藏但當授以一經訓之大杖庻將寡過以謝明恩荼翰銜情封牋寫抱小人多事拜台席以猶䀎童子何知上實階而在即瞻望閽闥死生以之伏惟深賜鑒信謹啓

為同州任侍御史上崔相國啓李商隱

其質異楚材寶同燕石重以羈丱即丁憫凶瞻遺構以閔然不堪多難奉成書而未就無處求生藐是流離屢

經寒暑逮于既冠猶恤無家叨承師友之規獲忝簪纓之列此皆相公推孔李之素分念國高之舊家鏤朴雕頑披聾抉瞶沐膏雨以令植假順風而使飛不然則安得獲驪龍之珠假獬豸之角榮皆過望感豈勝言而猶長望下風徘徊高義望賀燕以難去撫栖烏而不寧者盖以相公以伊皋之事業佐大君以楊馬之文章輔昌運一登宣室遂借前籌以有征無戰之方彰明下武以永逸暫勞之勢恢拓中華不舞梯幢不鳴金鼓復數千

里之沃野刷十五聖之包羲彼圜轂而轂人不知入鄭而鄭陴皆哭方兹决勝彼有多慙今百戰聿修九功咸叙萬國佇登封之禮五山傾望幸之祥鰈至鶼来茅歸楛入馳湯驟夏轢漢陵周若某者雖不能行舞舜戈坐耕堯壤至於獻千歲河清之序裁二王助祭之詩歌詠相庭發揮帝載則其志願亦或庶幾伏希孫閣時開邴茵多恕克懋山公之德終全趙氏之孤擁篲瞻門封函即路苑沙宮樹雖吟左輔之風烟良夜慶霄唯望中台

之晷度感恩撫已誓志投誠仰惟輝光終賜埏埴下情無任

寄尚書彭城公啓　李商隱

福啓福聞雀辭楊館常懷寶篋之恩鶯別張巢永結雕梁之戀推誠況物某有類焉始者尚書晞髮丹山騰身紫府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夜直黄闈則金釭二等人衆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勇於求益輒干阜隸自露菲封寶肆廻腸只期和氏醫門投足永念倉公果

蒙愍彼顓愚濫為題品勾萌始達依周囿以揚翅滴瀝纔分託靈光而振響逞輕短羽驟化窮鱗每欲陶冶肺肝耕耘筆硯粗調宮徵以謝陽秋而義有多塗情非一概辭煩轉野意密彌賒雖逵遑如韓遂之書反覆類葛洪之紙終無髣髴可得端倪去歲洛陽獲陪良宴頻趨絳帳累坐青氊況聞懇拒台階請從藩屏舉郗超之幕畫數阮瑀之軍書懸以嘉招形於善謔何言違阻復賀光陰潼水千波巴山萬嶂接漏天之露雨隔嶓冢之煙

霜皓月圓峕樹有何依之鵲悲風起處巘無不斷之猿
煎鸞義之初心軫懷仁之勁氣竊惟秦鏡當察衛桃堪
唾伏承擁節浚郊建牙隋岸將求捧幣申好裂裳就塗
接枚叟之餘光奉鄒生之末座又伏慮旋登殷夢俄奉
周畋徵詔已行拜塵無及徘徊失措鬱悒誰聊必也華
榻長懸簡書無廢即割任安之席堪哂無圖負田叔之
鈐可嗟非據伏惟慎安寢膳勉獲興居早秉信圭速調
大鼎至於禱祝實倍等倫半菽思貯於神倉一勺願投

於靈海道之云遠更開啟浩之函書不盡言重洒楊朱之淚攀戀感激不知所裁伏惟俯賜鑒照謹啓

投禮部鄭員外啓　羅隱

某啓某前月十八日輒以所薦惡文上干嚴重尋嬰疾劣遂曠門墻伏以皎鏡無私雖容屢照醫門多病應倦施功忍隨翔鳥之姿更望不龜之術某滄州捨釣紫陌迷塵徒欲信書不能知命道薄而魚腮易曝計疎而龟脛難加所以寗戚叩歌不惟長夜魏舒對策近至中年

丹霄無獨上之期雙鬚有相輕之色而員外芝田養秀桂苑摛華口裹雌黄旋成典故座中𩦎白早避風流敢因誘善之初仰冀嘘枯之便儻一掬華陰之土聊拭蘇文則數升涇水之泥永依清濟謹啓

謝屯田金郎中啓羅隱

某啓某揣摩不至蹇剥無圖爰自畫虎貽譏掇蜩逞技轗軻於風塵之際流離於灰琯之間雖瀝膽隳肝竟將誰訴而煎皮熬髮終不自醫已甘與物沉浮隨波上下

今月某日見某官伏知郎中玉壺委鑑金口開譚驅雲於道士棃問校籍於真官筆下欲使餘杭美酒必醉蔡經崑嶠仙桃先霑曼倩承吉兆而心神駭越對嘉音而涕泗縱横某散拙非才牽纒失計通衢十二惟弊黑貂故里三千但勞黄耳欲索身而莫可將問路而愈迷若非郎中暖律傍吹和風外扇擢之於枯荄之側致之於芳英之中則蝶舞鶯啼空緘永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謹啓

投前夏口韋尚書啓

羅隱

某啓某今月二日輒以近文一通上凴閽侍辭違既久僭越是虞勤蹇步以戴恩捨醫門而奚適伏念隨計渚宮之日求聞漢浦之年王儉望高芙蓉比幕陳琳筆健瑇瑁爲簪因務窺豹之能遂竊登龍之譽習池侍讌峴嶺從游許之以向者爲文頗勝張翊戒之以偶然成事恐似李滂其後歲月煎熬輪蹄頹禿僅逾十上幸免一鳴角羸而只有困時矢盡而未知降處間者尚書理兵夏

汭栽柳武昌文聘江山粗資吟玩費禕欄檻聊奉登臨
某此時嘗駐征橈仰趨晝戟方知叩洪鍾而待教指墜
屨以明恩而疾恙所牽依投不暇伏枕而初懃數褰揚
帆而竟歎途窮今則頻水政成旋為故事中台位缺已
副急徵風雲將聘於康衢神鬼肯論於宣室輒預提勃
帚先立丘墻雖哲匠掄材則須良木而洪鍾許叩豈獨
兼金謹啓

謝刑部蕭郎中啓 羅隱

某啓某伏以内揣荒蕪早垂投獻近者某官曲傳尊旨伏蒙郎中賜及卷紙令寫近詩捧對憂榮莫知所處某利非楚鐵鈍甚燕錐䕶落危枝低摧壯節藏豹之功夫不至屠龍之事業愈踈爰自南國辭耕東堂奉貢勉迷船畔膠在柱間摩旗而何啻再奔繞樹而豈惟三匝所以騷人避熱不忘吹虀玄客求聞長憂盖醬姑息於輿臺之類殷勤於閽侍之徒而猶往往拒閼時時毀櫝豈謂郎中俯敦吾道欲偃頹波不憚客嘲先從隗始寓欵

蘇而下授指巴句以旁徵榮異當年事殊近俗而况風流漸泯翰墨難言別路萬般中堂千里雖欲壞虞卿之屐詎肯動心哭羊陟之門何嘗留意復安有對紛華而輟玩叩寂寞以搜遺因使斯文亦歸清鑒揣厚旨而時猶可待荷殊私而力欲不任寧惟玄晏吟詩空增紙價兼冀武卿窺後免逐灰寒謹啓

謝湖南于常侍啓羅隱

某啓某今月十九日已至界首廻望旌棨涕泗不任某

莊櫟粗疎庚膏昏鈍不能量力嘗欲干名隨貢部以栖
惶將憐十上看時人之顏色豈止一朝進則剌減許都
退則歌終漢壘地雖至大人莫用容憑軌爨以無由假
隣光而不得常侍獨於此際降以深仁奏仇覽之官資
近陳遵之尺牘福由無妄榮亦何酬近者以江表歲饑
具中力困旨甘既闕晨夕縈懷常侍不顧人言將適事
例給使府留州之物代衡陽計歲之資俾以東歸救其
西旅蔡澤北遊之日鉼甑不存陸生南返之年槖裝皆

湔聊將自銜粗可諱窮但以感切違梁情深去魯辭盡戟而心猶似醉上孤舟而淚始如流盖以非故舊之由緣無強近之慰薦祇因奬善便與致身如某之孤賤者則多似某之遭逢者則少以兹自誓安可暫忘今則尚有廻期猶寛旅思石尤風定橋口浪裒展片席以高飛指重湖而直過地名北渚長牽楚客之心水到東吳敢忘湘波之色謹啓

投秘監韋論書啓　羅隱

其啓其月日以所著讖書一通寓于閽吏退量僭越伏積憂惶其聞樊子昭之處屠沽發光輝於許劭郭林宗之游華洛張聲價於符融其後物態乖訛風流委敗下有自謀之誚上無相汲之由其由是反袂興懷捫心注恨又安得不屬耳於輿人之論傾懷於長者之談而尚書以盛名鎮乎當旹以盛德傳乎奕世不趑趄於闒茸不浮泛於奸田動則致聖主而活蒼生以為已任靜則導沖襟而養和氣以守家聲恭惟大朝屬在吾道若某

者燎薪就學擲楯攻文一則以神氣低凡不足動王侯之瞻視一則以家門寒賤不足辱卿相之搜揚十年索米於京都六舉隨波而上下永言浮世堪比多岐所以覽稽叔夜之書則伏膺户外讀張季鷹之傳則大嚼窗間長恐一旦月桂情衰江蘋思起不得揖兖國山庭之相不得窺漢朝王佐之才是以重拂塵衣聊希藻鑒儻尚書以孺子可教則隨洛下之書生儻尚書以斯人若狂則訪江東之釣叟靈著神蔡惟禱所從謹啓

上太常房博士啓　羅隱

某啓某前月二十五日以所著讒書一通上獻近見某官某乙伏承博士曲垂題品俯及孤危某聞孫陽以一顧之恩騏驥不為駑馬宣父以一言之重夷齊不作餓夫苟吾道之未忘諒斯人而何遠某也爇薪就學閱市計功偶不自量因思妄動搭五湖之高蹈事九陌之窮途為良工不度之才為要路不容之物所以嵇康奏樂與魑魅爭光劉子營生柰鬼邪相笑恭惟咸通之初大

中之末故荆南余正字以博士為軒鏡庖刀今渭北徐端公以博士為靈著神蔡但言薄伎合在殊私其後某則困躓於龍津博士則迴翔於鴛侶雖心祈目禱不忘斯須而天上人間憑何訊問寧知此日屬在明恩豈一旅人之遭遇有時而二作者之言語斯中永為負荷適足憂懃況復風訛俗敗之初轍亂旗奔之際講學則銜刀削樹論文則贏火燒人家家無相保之心處處有自媒之口而博士獨持大旆高坐危城招既散之師徒復

已亡之土地頗茲隆替尤屬尊嚴某也雖賦命以多竒或因人而成事願將所贄以賀明時謹啓

上宰相啓羅隱

某聞日麗于天洪纖必及月麗于畢枯槁皆蘇斯則推拔無私彰於大信茍闕於宰匠咸仰以生成其或潤接西郊流金未已光承北陸豐蔀猶深則亦分作窮人甘為棄物歲華超越京洛風塵忽爾號咷固非阮籍泣然沾灑不為楊朱畧忘靦冒之辜惟以哀矜為主伏願三

餘簡墮六尺伶俜臨濟輝華昔懸陳榻洛陽羇旅今造膺門已驚於自葉流根敢望於衰多益寡但以謝家故墅事屬臨川陸氏先疇名遷好畤同氣雖均於昭奉連枝或累於榮枯是以更就洪鈞來呈瑣質雖戴逵之弟志尚無聞而何凖之兄恩輝已遍豈宜苟希河潤更望餘波投驥尾以容身執豚蹄而望歲然則迹同水子質異山郎梓柱雲楣獨居蝸舍綺襦紈袴已卧牛衣若乃清旦問安長筵稱壽貂璫必集少長俱來膏沐之餘則

飛蓬作鬢銀簧之末則青草為袍莫不顧影包羞填膺茹歎儻或王庭辨貴許厠九疑京縣坐曹令懸五色校於同列未越彛章則衛館孤遺常聞出涕山陽舊曲不獨傷心誓將居必在勤行惟鞭後潛知寄託所望於江州必効忠貞得酬於吏部無任惶懼之至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六十九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七十

明 賀復徵 編

啓五

上張侍郎啓 宋范仲淹

某啓聞漢相出守蘧彰集鳳之仁蜀客寓言適起攀鴻之志是則感深者恵來而執間希遠者景附以誠宜矧嘗赫赫之瞻敢昧菁菁之樂恭惟留守侍郎崇宣古道

茂冠人彞濬雅量於玉淵耀勲華於金册經緯抗魯雲之作論思傾丹石之衷仁助南薫下觧吾民之愠道侔東易旁洗庻物之心由是仙賀日升天姿晝接皇墳帝典奉國府之諮詢周紀漢綱振憲司之風議臺霜載厲心水彌清故得穆穆顧懐師師屬望衆萬微之景業升九序之康歌彖先以清淨加人元崇以應變成務梓人之政大斵於周抑金鑑之功景鏘於唐室翌宣帝問欽叙彞倫義昺載羮既覲於京養魯卮在廟儀鑒於歆盈

不盡君子之餘迺起達人之觀劇言黼扆牢讓台衡天章開均逸之慈國論仰知榮之躅今則倚毗載重名教薦登鳴玉北門實奉觀書之座分珪南闕崇司受籙之都彌重國威益嚴廟寄蕭侯關内鬱隆炎漢之基旦相陝東雅布崇周之化一人為之安撫四國為之承流莫不凝養粹靈惠綏美俗東陽之扇動揖清風武昌之樓靜延明月儀刑乎仁壽之域嘯歌乎逍遥之墟浩氣載盈仁聲允塞然而三輔之隩適賀帯安庶懷之邦未忘

高仰佇見日圍迅命星駕嚴歸免苑風移愛甘棠而益
茂龍池天近著温樹之重芳浹麗澤於百靈謁英聲於
億載如惎者藝踈芳潤行愧直清蜉蝣之術未充蝘蜓
之嘲奚解依經敏學耻讀非聖之書約史徇名勉附青
雲之士實偶登三之盛獲從旅百之光洽呦呦之鳴誤
膺於宸選循婉婉之書謬厠於賓禁詎興沈後之嗟尚
冀騰夷之遇伏遇留守侍郎燕金募秀蔡屣延才鐸宣
百世之文旌集四方之善遠者近者鼓之舞之惎顒若

望風惠然入國六經之教郁郁成文三月之韶洋洋在耳而况某將趨列鎮實附宏都弗為雞犬之音密奉馬牛之境小國之仰大國亹亹誠敦先知之覺後知循循豈倦竊效封人之請願覩魏相之威雖才異唐英未入晉安之幕而時同漢秀庶登梁孝之園如此則慕孫飛之雲或為霖而有助効百年之斡幸構厦以無遺跡預洪鈞惠閒函夏某卑情無任俟恩激切知歸之至

免奉使啓夏竦

比膺使指往奉歃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況多侑幣實濟空拳然念頃歲先人没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孫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忍聞禁休之音車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游遂輟荷兩宫之大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其官力持名教素奬孫寒屬商利於摘山闕言心於奏記何圖驛置先墜書筠俯哀蹈義之心不辱資忠之訓永惟佩服何但銘藏

賀歐陽樞密啓 蘇洵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讙譁朝野響動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為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勲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既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盖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

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畧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為天下之未大治盖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歎顧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為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謝相府啓　蘇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人退而不知反二者交

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壯而不仕豈為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慭盖人未之知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為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為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召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

於上則询之意以為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盖伏遇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暘而煕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俟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為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

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為矯孔子不為卑茍窮其心則各有説雖自知其不肖常顧附其下風區區之心唯所裁擇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迂愚之守没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耀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閒顧静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

其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楊龍圖啓蘇軾

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為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

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覿古人之効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

憂以爲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辨智得君之術言茍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諍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謝中書舍人啓 蘇軾

起於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所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得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以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彚而征附焉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趍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

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耻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顧於青黄爨下無心於宫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薦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蓍蔡下同鄉士之謀餘論所加虚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寛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

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賀吕副樞啓 蘇軾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蔡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

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惜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兹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内翰啓　蘇軾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藂錯繡采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

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内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竒士以塞明詔軾也逺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

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顧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休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

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思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禄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弊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顔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機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兹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

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立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

少慰輿情

謝應中制科啓蘇軾

臨軒策士方搜絶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内自顧於無堪凛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

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旣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考其博通之實至

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
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
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
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
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顧於世知特以
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禄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
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
之微論事迂濶而不能動人讀書疏畧而無以應敵取

之甚愧得之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爲已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

賀致仕趙少保啓 王安石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廷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

之樂伏惟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寶激貪風未即披承徒深欽仰

上郭侍郎啓　王安石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顧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等名備位於兹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

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顧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愊發中臨啟怔忪果於得請

上梅戶部啓王安石

某一涯承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輿學丕天懿文華國躋榮膴仕逢吉太辰由郡署之揩擢臺端之要公毅

執法而邪孽不奸謨明盡規而權綱自正疇洛心術之具徃貳計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轓問俗訪山水之昔遊文石疏恩即楓槐而入見入持政柄允副三瞻屬臨懐氣之辰尚遠隆堂之拜顧臻顒衛前對寵光

賀韓魏公啓 王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親瞻孰不慶羨伏惟碁官受天秀

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勿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疢荒迷戀聖以謙沖退託内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

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焕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安石久於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絶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遽聞新命竊仰遐風

賀文太師致仕啓　蘇轍

右某啓伏審得謝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今

止足之風中外所歎伏惟致政太師躬夔皐之偉業兼方召之壯猷翼亮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士思爲用尚父雖老而鷹揚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況復坐而論道本無黄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翱翔嵩少之下泝迴伊洛之間身寄白雲堂開緑野釋眄鍾之重負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圖之丹青奉以尸祝衆之所願誰復間然某蚤

以空疎誤辱知奬嘗欲借潤於河海庶幾自効於錙銖而蹇拙多艱漂流歷歲誓將歸掃墳墓絶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恩未棄尚許登門之游一聽話言永畢微願猶能作為歌頌傳示無窮俯慰平生仰荅恩遇瞻望台屏不勝區區謹奉啓陳賀

與孫覿文啓 强至

踽守陋邦坐睽賓館誰謂河廣曾微杭葦之艱畏此簡書居積道蹟之歎恭惟節宣時若啓處用康伏以其官

德崇國華智兼人傑幾深開物以成務倜儻扶義而濟功內參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寄夫倚伏之效巧歷猶知其必然汙隆之期賢者蓋有以無悶是故稱子文之美為其去令尹而弗憂言仲華之賢亦曰虓龍章而無慍矧以全德邁衆達生徇天宜其損芥帶而何疑寓道遙而自得推數循理已符傾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樂終之義勉祈善毓以副禱詞

謝館職啓秦觀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觀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榮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伎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秪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隮褒末就於袞華惡已成於瘡痏三期之內王導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靦顔以居未能投劾而

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東縕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羮吹虀尚慮譴訶之及竊覩前史具見鄗悰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鈞容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實非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終念巨波爲邀越江之水矧兹竒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已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鉛刀或冀

事功之可立

謝及第啓　秦觀

光靈遽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維祖宗熙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爲儒材能咸恥乎未仕圜冠方履求自試者幾千萬焉血指汗顏獲見收者纔四百耳既甚嚴其程度宜盡得於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末系志在流水嘗辱子期之知困於鹽車頗爲伯樂之顧徒以爲養而求仕故雖被黜以忘

慙懲於羹者吹虀自知其妄不量鑿而正枘人指爲狂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舞太羹焉用以貴本而不遺昌歜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吏議之旁連竊鐵致疑事非在我解驂見贖世鮮其人尚賴平反卒蒙昭雪折劍既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燃究其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睿澤以橫流特免試言徑躋仕版拔能莫効初如不戰而屈人名宦亟成更類無功而受禄退而省察殆有夤緣此

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材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為左右之先璀璨餘光復自比鄰之借致茲寒陋亦預採收敢不慎操修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潘奉議致仕啓　張耒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即里閭已私知止之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親舊實助欣愉竊以人之多難在於儒者尤甚壯年講學謂富貴利祿之可期出試多

遺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歲月荏苒時不待人目顧簪裳義則當止彼貪冒無恥者率皆優佚而老惟進退顧義者不免饑寒之憂未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之喬木追計宦游之廪禄何有一毫復與平生之簞瓢相從三徑莫非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奥學源淵懿行金玉久棲遲於末路遂高退於明時清譽益隆多祥有在耒自憐罪戾久困泥塗延企高風但懷景仰

答林學士啓　張耒

伏審光膺宸綍進直蘭堂榮命始行儒林增重竊惟館閣之選蓋待儒學之臣既非典領之權幾於冗散又無議論之責少補絲毫宜非仕者之願居而爲一出之所尚蓋學問者君子之事職卑而待之不輕詩書非俗遠所知禄薄而意則甚厚雖厭居寂寞夸者至謂之病坊而脱落等夷赤尉均稱於宰相名既如此人猶貴之而况將相之選踵武相尋祖宗以來掄擇爲重故本朝之寵儒者雖他官必假此名伏惟某官文麗而用長才周

而學富父子濟美兄弟有聲行實著於家庭踏濟冠於朝右冠豸彈擊風霜凛然攬轡按行竅實立解已進登於卿棘復入直於道山豈專足止之功實示超騰之漸耒淮楚晚進場屋後來辱登門墻嘗備官屬當趨風於末坐乃首贄於長牋爲禮則勤循分而懼孔鸞同列庸魯鈍之卑飛珠玉藏家騰輝光於貧屋永爲好也何日忘之

賀翰林曾學士啓陳師道

內翰文丈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繫朝廷之重恭惟論思納獻之任必須道德文學之流不雜用於他材故專收於夙望成命既下歡聲大同雖圖任未快於羣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凡弟相望召平世之榮光魯衛同升亦熙朝之故事顧惟庸妄早辱知憐雖老棄諸侯乃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跡之尚存側聞新命之傳倍有輿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冀上爲廟朝精調寢膳

謝解啓李廌

古之士重今之士輕時世使然風俗乃爾販牛版築奚必詩書釣渭耕莘何曾科目蓋君子之學以道義爲已任故古之仕者以卿相爲當然有三顧五聘而未從或千駟萬鍾而不受今以言取士但愧空文凡應舉覔官鄰於自鬻賓興久廢法禁益嚴徒以困窮之身願入英雄之彀廌行年二十有九蚤苦衰殘著書十萬餘言常懷忠憤謀已甚拙許國惟堅雖頻待詔於公車未得爲

郎於金馬屢作逐客每歎虛生第深没世而無名以累青雲之知已比緣秋試偶爾計偕輒生妄心竊有榮幸此蓋伏遇某官久垂教誨曲賜題評恩等丘山義同卵翼致兹昧陋有望亨衢敢不益勵進修上副眷予

答賀李祥改宣德啓　晁補之

延對宸廷改榮京秩從游兹舊慰喜良多恭以宣德懿行不羣令儀可度粤從幼學夙有儁聲下帷未省窺園持竿寧悟流麥其精如此故資之深珠玉藴含山川輝

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補之氣合相求心均莫逆緌緌洸之何取檓栜枸之自留臨水送將牛羊方下望風懷想鴻雁欲來庶幾逢聲子之班荆且復過孟公而投轄未遑馳慶先辱流音尚阻壺簪惟期彊飯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李昭玘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桉涉筆擁文墨之紛紜將何補於事功徒有愳於面目伏念昭玘迂疎末學鄙野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遅日月僅成九轉之功蹭

蹬風塵末蒙一顧之價再預克庭之貢謾爲入格之遊敢意斐文偶塵精鑒初乏青錢之作宜置下陳誤經黄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禄仕攉備儒官詎能握管以窺天良愧奔蜂之化蠋屬大明之繼照延舊德以亮功博收人才盛集冊府開閣之始豈乏異能備員者誰乃出下客人共榮於入㲄時皆謂之登瀛正始諸賢濫陪武步石渠秘籍頗發見聞惟知反已以自求敢覬因人而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勲者

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而未能恐修名之不立以愚自信曷嘗稱博而毀丹與世何尤不暇去嬰而歸蚡安有本同而末異奚嘗先病而後瘳處沖季孟之間僅知所立甘陵南北之部適幸兩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然迎餌詎為宛氏之魚兀若畏人反類羊公之鶴歎源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但縻廩粟以偷安何罪書魚之成蠹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

吏書復還舊直竟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必有可觀竊預趙張之政事含丹鉛之點勘視鞭扑之喧囂精神僅及於目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蠅紛訴牒驅即復來雁集吏行守之不置閭閻畏罪黽勉赴功入水必濡每憂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頹雖殫十駕之勞蔑有尺寸之補間以私門艱窘多事侵陵祿未逮於孤窮歲已驚於遲暮田無附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愛屢申愚懇願守方州猥霑造物之私特假祥刑之任

地占河關之勝道連雍陝之雄小民尚氣而喜爭巨猾瀕山而爲盜素稱劇部尤藉長才自非水鏡無疵權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寃顧庸闇之無堪適選掄之誤及此蓋某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爲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伛僂以升高徒煩假手削輪囷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守官箴勉思民事不近名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概以中平得之安靜少圖補報上副陶成美廕方休曾未虞

於巨擘不才自養終顧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